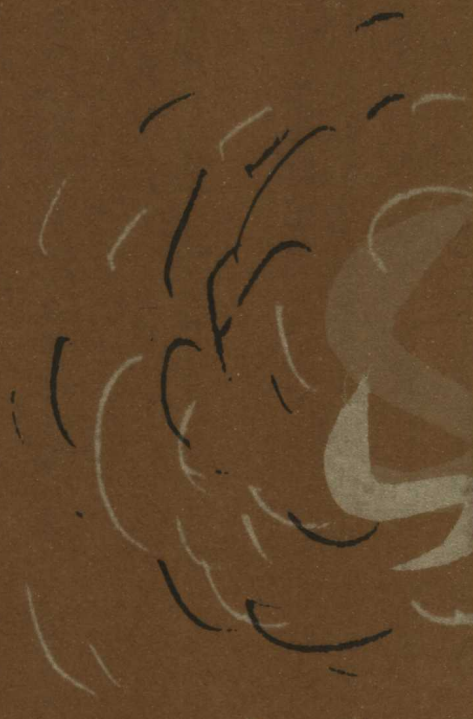


温情 避风港

黄慧鸣◎编



煲
一
晚
白
米
粥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温情避风港

黄慧鸣◎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煲
一
晚
白
米
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情避风港/黄慧鸣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煲一晚白米粥)

ISBN 7-208-04540-2

I. 温... II. 黄... III. 家庭生活—青年读物

IV. C91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581 号

丛书策划 白米粥工作室 baimizhou@citiz.net

责任编辑 曹 杨

封面装帧 陈 楠

插图 王 俭

· 煲一晚白米粥 ·

温情避风港

黄慧鸣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125 插页 9 字数 102,000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540-2/C·153

定价 12.80 元

心里有家(序)

持续了二十年的校园生活不得不结束了。搬行李走人的那一天,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虽然那时正值七月流火,人早已热得发昏,可心里的确有一丝寒意:以后再也不会有卧谈会了。同屋听了我的感慨,拍拍我的肩说:“没事,还能煲电话粥呢。”倒也是,一根电话线虽不能消除物理上的距离,却能使心灵上的距离不复存在。其后,在一次煲电话粥时,同屋说:“不如我们多煲几碗粥,让和我们一样喜欢煲粥和喝粥的人一同来分享吧。”于是,你们便看到了这一碗碗还冒着热气的白米粥,清清淡淡、朴实无华,却能温胃舒肠,有益健康。

这里端上的是一碗家居的白米粥,它是由很多个厨师共同熬成的。煲粥的过程即是寻觅家园、建设家园的过程。其间有离家漂泊的艰辛与潇洒,有租房而居的无奈与轻松,有买房建家的繁琐与希望,有布置家园的辛劳与乐趣,也有居家生活的琐碎与幸福……在这里,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寄托灵魂、抚慰心灵的精神乐园。不管房子有多大,不管是租的、买的,抑或只是一间宿舍,只要心里有家的感觉,那就是家了。

曾经看到这样的一则故事:战乱使一家亲人离散,其后,父亲好不容易在废墟中找到了孩子。孩子说:“爸爸,我们的家被炸毁了,我们没有家了。”父亲却说:“在爸爸没有找到你之前,我们是没有家了;但



是现在,爸爸找到了你,也就找到了家。”不是吗,只要有牵挂的人在,即使流离失所,也是有家的。

请记住,不管身在何处,只要心里有家。

希望这一碗家居的白米粥,带给你家居的温馨、温情,还有白米粥的清爽、清香。

2002年夏于家居时



家的感觉



目 录

心里有家(序)

家的感觉

好想有个家	月儿	1
灯光之恋	高贞杰	5
找回家的感觉	顾乡	9
回家看看	梅园	13

漂泊在外

那一段小资生活	Dell	17
广州有间宿舍	春晓	23
老爸自远方来	先生不动	27
老妈自远方来	秋水长天	31
姐夫自远方来	文诚	35

租房而居

比邻而居	覃天	39
有房出租	钟文	44
租来一个家	涓涓	50
你知不知道漂荡的滋味	徐斌忠	53



新生活的开端	浣熊脸	58
毛坯房里的好日子	商城	62

买房苦乐

我们的房子还没造好	无庐	67
Go, go for a house	镇宁	72
找到未来的家	吾庐	76

DIY 的乐趣

“蹭”出来的地板生活	欢颜	81
一布遮百丑	小谡	86
给沙发穿件衣	于安	91
爱的手工	小邀	94



厨房故事

我爱厨房	雅俐	97
我家厨房诞生记	Lily	102
小女人的吃的故事	鱼儿	106
拥有冰箱和微波炉的日子	卫儿	110
从东到西过家家	早早	114

家的生趣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安平	119
在家里飞来飞去	林杨	124
与花为伴	庭柯	130

小兔丢丢	祝伟	134
狗狗贝贝	陈洁	138

婆婆妈妈

做妈妈,真快乐	俐明	143
围城之中的幸福生活	蜂鸟	148
洗衣做饭也关情	南南	152





很 多年前，潘美辰唱过一首歌，叫《我想有个家》，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还懵懂于世事，便深深地感受到歌中的渴望。在平常人的眼里，我的生活是挺幸福的，爸爸妈妈就我这一个闺女，日子虽然谈不上富足，却也吃穿不愁，没有让我受过半点苦。我也算是乖巧，学习、人品都没什么太让人挑剔的，偶尔犯点小错误、出点小格，也容易受师长的原谅。爸爸妈妈虽然很少夸奖我，但我知道，在外人面前，我是他们的骄傲。可是，在这种骄傲中，我觉出了冷淡、一种亲情的匮乏。

许是从小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我跟他们的陌生感觉始终没有消除，亲情也全未建立起来，我只是



尽自己的本分，读书、听话，却从不对他们说，我想什么，我要什么。而他们，似乎也从不过问我吃穿学习之外的事。那时，父母还比较年轻，意气之余常常会吵架，放在今天，或许我能够泰然处之，可在那时，每每觉得是灾难降临。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气氛下继续，我感到压抑、悲伤和恐惧。人都说，家是避风的港湾，我却觉得那是暴风的中心，是我一刻都不想多待的漩涡。进了中学，我就学会了逃避，逃到学校去，逃到那个可以让我快乐的地方。

我的家，是一间一室半的小房子，我学习和睡眠的半间屋，跟爸妈的卧室由门窗相连着，一边还对着厨房。除了一张床之外，便是一台被当作书桌用的缝纫机，没有抽屉、没有隐私，生活在一个完全开放空间中的我，在屡次面对烦恼之后，终于找到学校这个避难所，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一批到校的学生，而放学之后，我才是最晚离开的一个。跟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我开始有了自己玫瑰色的梦，有了自己第一本的日记。每天放学，我就找出那本珍贵的小本本，把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写下来。然后跟我的运动裤、跑鞋一起，锁到教室公用的三角柜里。似乎没有想过这样秘密能否保全，我只是执著着，执著着自己的世界，执著着这个由我一手构筑起来的精神家园。有时会反复地叨念：“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记得毕业那一天，再没有三角柜可以存放日记的我，把三年来所有的心情撕得一塌糊涂，帮助我的是我三年的同桌，一个几乎知晓我全部秘密的女孩，像玩一样，我们全力地撕扯着，似乎明白了晴雯撕扇时恣意的快乐。然而，我心下里却是一片惨然——

再也没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欢乐与忧伤。

拥有第一个带锁的抽屉，是在高二的时候，那是从外公家搬来的旧写字台，正中抽屉的锁还能用，可是，忙于准备高考的我，再也无暇于琐碎的情感，日复一日，钥匙就在那抽屉里扔着，同时丢弃的，是我对家的渴望。

三年的努力换取的是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也不用听妈妈的唠叨、爸爸的吆喝，再也不用刻意躲避他们无事不起的争执，再也不怕没有地方存放我的日记了，我从没这样的松弛过，也从没这样舒坦过。跟我那半间小屋相比，寝室虽然更小，但属于自己的空间

却大得多了。我极力找寻各种各样不回家的理由，学习忙啦，要考试啦，班级活动啦……直到有一天，妈妈找到了学校。

那是期中考试前的一个星期六，外语一向不太好的我，正闷头在教室里背单词，寝室的老二匆匆赶到面前：“你妈妈来了，带了好多菜呢！”一时间，我还回不过神来，被她催促着理好书包，离开教室。路上，她告诉





我，妈妈笑盈盈地进门，可是一听我不在，便失望地一屁股坐在了床上。本来嘛，学校有五幢教学楼，数百间教室，要找一个自修的学生谈何容易，妈妈花了近两个小时，从上海西区赶到这所在东北角的学校，却扑了空，找都没处找，自然是万分难过了。没奈何的，老二自告奋勇，一间教室一间教室看过来，这才找着我。一路上，我回想着妈妈失望坐倒时的情形，心一下子变得好难受。妈妈几年前就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发作起来连坐都坐不住，医生一再嘱咐她要多休息，少操劳，可她还是那么辛勤地支撑着这个家。在单位忙碌了一天，回来后又是做饭，又是洗衣，晚上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起来收拾房间。这病，根本就是累出来的。现在可好，劳累之余还多出一项看女儿的任务，岂不要病上加病了。想着这些，我把车骑得飞快，我不能再让妈妈等下去了。

冲进寝室的那一刻，妈妈正起身准备离去，她的脸色那样的苍白，神情那样的疲惫，可一看到我，眼睛立刻就亮了。强忍着泪水，我扶妈妈坐下，那个下午不知谈了些什么，同屋的姐妹都悄悄地离去了，与其说是不愿打扰我们母女聊天，不如说是受不了对家的思念，对自己母亲的思念。

从那以后，我每个周末都回家住上两天，即使在家里已经无法学习了，即使有时找不到跟爸爸妈妈聊天的话题。

大四那年，我有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书橱，自己带锁的抽屉，可是，对我来说，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家的感觉。

警句：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灯光之恋

高贞杰



5

说来不怕人笑话，小时候有段时间老是做噩梦，以至于临睡前一定要开盏小灯才敢入眠。每当从噩梦中惊醒，只要望一会那盏3瓦的小灯，我就有了继续入梦的勇气。以至于后来读到冰心的《小桔灯》和巴金的《灯》时特别的有感觉。

临睡前留盏灯的习惯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兴许是人长大了些吧，已经能够靠自身的“免疫系统”化解对黑暗的恐惧。可是刚改掉这一“陋习”随即又摊上另外一个——如果不是很累，一定要在柔和的灯光中静坐一会或看会书才能入眠。哎，看样子能量守恒定律的适用范围又有所拓展……

转眼间，考上了大学，开始了集体生活。纵然寝

室是我家，可是此家非彼家——因为要顾大家，所以这个家每到晚上十点半就得“戒严”断电。这下子可苦了我，熄灯之后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入不了眠。睡不着吧，开始“数羊”，数到都成全国最大牧场主了，还是没睡着。于是只得丢下“羊”，骑上“马”，任凭“马儿”载着思绪在草原上狂奔一气……等马儿奔累了，我也就睡着了。可是第二天上课时候，我也如虚脱的马儿一样趴在了课桌上……

痛定思痛。经历了N天“马背”生活之后，我先斩后奏，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提出一大半，购买了一台带蓄电池的应急节能灯，然后回家以传统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就差“迫之以威”了，终于让父母帮我填补了这个月经济上的“黑洞”。

打从有了应急灯之后，我就告别了“数羊”、“骑马”的畜牧生活。每当“戒严”之后，我以持着“九莲宝灯”般的自豪感打开属于我的那盏灯。夜阑人静时，枕边静谧、柔和的灯光中，伴着室友此起彼伏的鼾声以及偶尔的梦呓，我趴着写信、躺着看书，直至倦意袭来……

对床的室友见到我“戒严”后的那份悠然自得之后，也买了台相同功能的灯，于是在闲暇时，那两盏灯两旁一搁，中间的灯光区域，就成了“夜挑四国”的战场。

光阴荏苒。四年的集体生活结束了，那盏应急灯顺理成章地退役后被珍藏到我的书橱中，尽管其间换上的电池也已经报废，可我舍不得将它丢弃，毕竟它陪我度过了近千个夜晚。也正因为它的陪伴，我发觉自己属于“猫头鹰”类型，对于睡眠时间要求不是很多，六小时足矣。这也就意味着，我的“夜”比部分人来的长。而四年下来，已经习惯长夜孤灯伴



的我，当然还要继续“属于我的灯”来陪伴。

工作之后，一下子从学生时代的“无产阶级”跃升为“工薪阶层”。在有了微薄的经济基础支撑之后，腰杆子似乎也硬朗了许多，于是我决心对我的“陋室”实施“灯光工程改造”。美其名曰改造，其实也就是更新了原来形同鸡肋的点不亮的日光灯，撤掉了那台灯罩都老化得开始脱落的台灯，陆续买了一台调光台灯、一台调光夹灯、一台荧光节能台灯。这四盏灯，是我十几平米的房间内整个“灯光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工作日的早晨，被闹钟唤醒的我，总是先顺手打开日光灯，等着那如同点点银针般的灯光从天顶倾泻下来刺激睡眼惺忪的我，“醍醐灌顶”之后，我才能悻悻地从床上爬起。闹钟把我唤醒，而日光灯把我唤起。要是用台灯来承担唤起我的工作，那么台灯注定要因完不成任务而哭泣。当然，换成探照灯估计还是能够胜任的。

台灯自然也有台灯的用处，否则我也不会拥有两盏台灯了。每当晚上撤下电脑想看点书或学点什么的时候，我就喜欢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只点亮一盏台灯。那柔和的灯光只够照亮写字台及周围的一小部分地方，但是已经足够——已经足够隔离这个喧嚣的世界，为我营造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秋冬两季，我喜欢呆在由白炽灯的光芒所构筑的空间内，因为那些暖融融的光会阻挡秋天的凉，驱赶冬天的寒。春夏两季，我喜欢使用荧光台灯，因为那冷色调的光线会消解春天的懒，调节夏天的暑。

剩下的那盏调光夹灯，自然是夹在了床头，因为它可以迁就我多样的躺姿。那可以自由扭转的灯颈，可以活动自如的夹座，无论我是半躺着还是全



躺,无论我是看书或是煲电话粥,它都能在适合的角度提供适合的亮光。

通常我只点亮一盏灯,要是我把房间内所有的灯都点亮了——那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关上房门,拉上厚实的窗帘,开启房间内所有的光源,放上一些比较劲力的音乐,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个暂时封闭的空间内,接受着灯光和音乐恣意的辐射,直到那些因郁闷、烦躁而膨胀的细胞开始萎缩……至少这样的灯光疗法对于我还是挺适用的。

我那间十多平米的房间的装饰是十多年前的,现今已显陈旧,而且除了我的电脑之外也没有其他像样的陈设了,但是在“灯光工程”的配合下,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宫殿。

警句:有家和灯光的地方就是我的宫殿。

